

當代短篇傑作選

春 蠶

孔乙己

魯迅

拾

春蠶

茅盾

消息

丁玲

離散之前

郁達夫

光明

巴金

超人

冰心

前途

葉紹鈞

一個題材

張天翼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出版

每冊實價拾元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者 茅盾

出版者 藝文出版社

發行者 藝文出版社

目錄

(一) 孔乙己		魯迅
✓(二) 春蠶		茅盾
(三) 消息		丁玲
(四) 三詩人之死		郭沫若
(五) 離散之前		郁達夫
✓(六) 光明		巴金
(七) 超人		冰心
(八) 前途		葉紹鈞
(九) 我來自東		王任叔
(十) 一個題材		張天翼

信友

- (十一) 一場試驗……………黎錦明
- (十二) 苦雨淒風……………梁實秋
- (十三) 商人婦……………落華生
- (十四) 慈母的心……………王貢三
- (十五) 一個忤逆兒子底供狀……………朱農
- (十六) 木犀……………陶晶孫
- (十七) 母親……………王任叔

一 孔乙己

魯迅

魯鎮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別處不同的：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臺，櫃裏面豫備着熱水，可以隨時溫酒。做工的人，傍午傍晚散了工，每每花四文銅錢，買一碗酒，——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，——靠櫃外站着，熱熱的喝了休息；倘肯多花一文，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，或者茴香豆，做下酒物了，如果出到十幾文，那就買一樣葷菜。這些顧客，多是短衣幫，大抵沒有這樣闊綽。只有穿長衫的，纔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，要酒要菜，慢慢地坐喝。

我從十二歲起，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，掌櫃說，樣子太傻，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，就在外面做點事罷。外面的短衣主顧，雖然容易說話，但唠唠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。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罈子裏舀出，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，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，然後放心；在這嚴重監督之下，瀝水也很

爲難。所以過了幾天，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。幸虧薦頭的情面大，辭退不得，便改爲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。

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，專管我的職務。雖然沒有什麼天職，但總覺有些單調，有些無聊。掌櫃是一副凶臉孔，主顧也沒有好聲氣，教人活潑不得，只有孔乙己到店，纔可以笑幾聲，所以至今還記得。

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很高大；青白臉色，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；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。穿的雖然是長衫，可是又髒又破，似乎十多年沒有補，也沒有洗。他對人說話，總是滿口之乎者也，教人半懂不懂的。因爲他姓孔，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「上大人孔乙己」這半懂不懂的話裏，替他取下一個綽號，叫作孔乙己。孔乙己一到店，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，有的叫道，「孔乙己，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！」他不回答，對櫃裏說，「溫兩碗酒，要一碟茴香豆。」便排出九文大錢來。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，「你一定又

偷了人家的東西了！」孔乙己睜大眼睛說，「你怎麼這樣潑空污人清白……」「什麼清白？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，弔着打。」孔乙己便漲紅了臉，上的青筋條條綻出，爭辯道，「竊書不能算偷……竊書……讀書人的事，能算偷麼？」接連便是難懂的話，什麼「君子固窮」，什麼「者乎」之類，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：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。

聽人家背地裏談論，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，但終沒有進學，又不曾營生；於是愈過愈窮，弄到將要討飯了。幸而寫得一筆好字，便替人家鈔鈔書，換一碗飯喫。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，便是好喝懶做，坐不到幾天，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，一齊失蹤。如是幾次，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了。孔乙己沒有法，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。但他在我們店裏，品行却比別人都好，就是從不拖欠；雖然間或沒有現錢，暫時記在粉板上，但不出一月，定然還清，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。

孔乙己喝過半碗酒，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，旁人便又問道，「孔乙己，你當真認識字麼？」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，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。他們便接着說道，「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？」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，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，嘴裏說些話；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，一些不懂了。在這時候，衆人都哄笑起來：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。

在這些時候，我可以附和着笑，掌櫃是決不責備的。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，也每每這樣問他，引人發笑。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，便只好向孩子說話。有一回對我說道，「你讀過書麼？」我略略點一點頭。他說，「讀過書，……我便考你一考。茴香豆的茴字，怎樣寫的？」我想，討飯一樣的人，也配考我麼？便回過臉去，不再理會。孔乙己等了許久，很懇切的說道，「不能寫罷？……我教給你，記着！這些字應該記着，將來做掌櫃的時候，寫賬要用。」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，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；又好笑，又不耐

煩，懶懶的答他道，「誰要你教，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字麼？」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，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，點頭說，「對呀對呀！……回字有四樣寫法，你知道麼？」我愈不耐煩了，努着嘴走遠。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，想在櫃上寫字，見我毫不熱心，便又歎一口氣，顯出極惋惜的樣子。

有幾回，鄰舍孩子聽得笑聲，也趕熱鬧，圍住了孔乙己。他便給他們茴香豆，一人一顆。孩子喫完豆，仍然不散，眼睛都望着碟子。孔乙己着了慌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，彎腰下去說道，「不多了，我已經不多了。」直起身又看一看豆，自己搖頭說，「不多不多！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」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。

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，可是沒有他，別人也使這麼過。

有一天，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，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，取下粉板，忽然說，「孔乙己已長久沒有來了。還欠十九個錢呢！」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

。一個喝酒的人說道，「他怎麼會來？……他打折了腿了。」掌櫃說，「哦！」「他總仍舊是偷。這一回，是自己發昏，竟偷到了舉人家裏去了。他家的東西，偷得的麼？」「後來怎麼樣？」「怎麼樣？先寫服辯，後來是打，打了大半夜，再打折了腿。」「後來呢？」「後來打折了腿了。」「打折了怎樣呢？」「怎樣？……誰曉得？許是死了。」掌櫃也不再問，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。

中秋過後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，看看將近初冬，我整天的靠着火，也須穿上棉襖了。一天的下半年，沒有一個顧客，我正合了眼坐着。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，「溫一碗酒。」這聲音雖然極低，却很耳熟，看時又全沒有人。站起來向外一望，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着。他臉上黑而且瘦，已經不成樣子；穿一件破夾襖，盤着兩腿，下面墊一個蒲包，用草繩在肩上掛住。見了我，又說道，「溫一碗酒。」掌櫃也伸出頭去，一面說，「孔乙己麼？你還欠十九個錢呢！」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，「這……下回還清罷。這一回是現錢，酒要好。」

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，笑着對他說：「孔乙己，你又偷了東西了！」但他這回却不十分分辯，單說了一句「不要取笑！」「取笑？要是不偷，怎麼會打斷腿？」孔乙己低聲說道，「跌斷，跌，跌，……」他的眼色，很像懇求掌櫃，不要再提。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，便和掌櫃都笑了。我溫了酒，端出去，放在門檻上。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，放在我手裏，見他滿手是泥，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。不一會，他喝完酒，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，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。

自此以後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，到了年關，掌櫃取下粉板說，「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！」到第二年的端午，又說「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！」到中秋可是沒有說，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。

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——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。

一一 春蠶

還自魯迅自選集

茅盾

一

老通寶坐在「塘路」邊的一塊石頭上，長旱煙管斜擺在他身邊。「清明」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，老通寶背上熱烘烘地。像背着一盆火。「塘路」上拉練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，敞開了大襟，彎着身子拉，拉，拉，額角上有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。

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，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；熱的有點兒發癢，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，他的夾襖還在當舖裏，卻不防纔得「清明」邊，天就那麼熱。

「真是天也變了！」

老通寶心裏說，就吐一口濃厚的唾沫。在他面前那條「官河」內，水是綠油的，來往的船也不多，鏡子一樣的水面這里那里起了幾道皺紋或是小小的渦旋，那時候，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，都攪亂成灰暗的一片。可是不

會很長久的！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，一彎一曲地蠕動，像是醉漢，再過一會兒，終於站定了，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。那拳頭模樣的極枝頂都已經簇生着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。這密密層層的桑樹，沿着那「官河」一直望去，好像沒有盡頭，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，這一帶，現在是桑樹的勢力！在老通寶背後，也是大片的桑林，矮矮的，靜穆的，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，似乎那「桑拳」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。

離老通寶坐處不遠，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「塘路」邊；那是繭廠。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，現在那邊田裏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。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，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；現在兵隊又開走了，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里，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。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——陳大少爺說過，今年上海不太平，絲廠都關門，恐怕這裏的繭廠也不能開；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。他活了六十歲，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，從沒見過綠油油的桑葉白養在樹上

等到成了「枯葉」去喂羊喫；除非是「蠶花」不熟，但那是老天爺的「權柄」，誰又能夠未卜先知？

「纔得清明邊，天就那麼熱！」

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綠葉兒，心裏又這麼想，同時有幾分驚異，有幾分快活。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，有一年也是「清明」邊就得穿夾，後來就是「蠶花廿四分」，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。那時，他家正在「發」；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，什麼都懂得，什麼都做得；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，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，卻也愈老愈硬朗。那時候，老陳老爺去世不久，小陳老爺還沒拙上鴉片煙，「陳老爺家」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。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「陳老爺家」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，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，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。不但「長毛」造反那時候，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，同在長毛窩裏混過了六七年，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

裏逃了出來，可是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——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；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「發」起來的時候，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，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，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。這時候，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，也正像「陳老爺家」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。可是以後，兩家都不行了；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，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，「陳老爺家」也早已完結。人家都說「長毛鬼」在陰間告了一狀，閻羅王追還「陳老爺家」的金元寶橫財，所以敗的這麼快。這個，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：不是鬼使神差，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？

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爲什麼「陳老爺家」的「敗」會牽動到他家。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。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，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的時候，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，當時沒法，只好殺了他，——這是一個「結！」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，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

，記不清有多少次了。這個小冤魂，理應早投凡胎！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「做人」，但父親的勤儉忠厚，他是親眼看見的；他自己也是規矩人，他的兒子阿四，兒媳四大娘，都是勤儉的。就是小兒子阿多年紀青，有幾分「不知苦辣」，可是毛頭小伙子，大都這麼着，算不得「敗家相」；……

老通寶憶起他那焦黃的皺臉，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，河裏的船，以及兩岸的桑地。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，然而「世界」到底變了。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，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。

鳴！鳴，鳴，鳴，——

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的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。就在那邊，蹲着又一個繭廠，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「幫岸」。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繭廠後駛出來，拖着三條大船，迎面向老通寶來了。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，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。一條繭——一赤膊船——趕快攏岸，船上人

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，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。帆札札的輪機聲和洋油臭，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。老通寶滿臉恨意，看着這小輪船來，看着牠過去，直到又轉一個彎，嗚嗚嗚地又叫了幾聲，就看不見。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，他從沒見過洋鬼子，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：紅眉毛，綠眼睛，走路時兩條腿是直的。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，常常說「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。」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，不過八九歲，——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，可是他想起了「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」這句話，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捋着鬍子搖頭的神氣。

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，老通寶不很明白。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。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，洋布，洋油，——這一類洋貨，而且河裏更有小火輪船以後，他自己用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，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。他父親留下來的一份家產就這麼變小。變做沒有